

玛丽莲·梦露

流光倩影

[美] 苏珊·伯纳德 著

金国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Bernard
of
Hollywood

玛丽莲·梦露

流光倩影

图片来自好莱坞伟大的人物摄影师布鲁诺·伯纳德 (Bruno Bernard)

序言由琳赛·洛翰 (Lindsay Lohan) 和简·拉塞尔 (Jane Russell) 撰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丽莲·梦露：流光倩影 / (美) 伯纳德著；金国译. — 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Marilyn intimate exposures
ISBN 978-7-80501-742-6

I. ①玛… II. ①伯… ②金… III. ①梦露，M.
(1926～1962)—传记—画册 IV. ①K837.125.7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0296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4-5746

责任编辑：钱颖

执行编辑：马步匀

责任印制：彭军芳

玛丽莲·梦露 流光倩影

MALILIAN MEGNLU

[美] 苏珊·伯纳德 著
金国 译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254毫米×305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10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501-742-6
定价 19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2011 by Susan Bernard

Design by The Grillo Group, Inc. Chicago

Susan Bernard, author of this work and daughter of Bernard of Hollywood, the photographer whose photographs are the subject of this book, has mad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certain correct information from her father's files and those of others to give the correct attributions and dates (sometimes approximate) when the photographs were taken. Any errors are inadvertent and would be corrected in the next printing. All handwritten notes, journal entries, and typewritten text are by her father and other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Some notes have been excerpted because their content was not relevan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www.bernardofhollywood.com
Email: Keylighton@aol.com Inquiries, Bernard of Hollywood Pub. Los Angeles, CA, USA Phone: (323) 935-0035

Please contact Susan Bernard's client coordinator, Patricia Campbell
Photos © Renaissance Road, Inc. Los Angeles

Text © Susan Bernard, Los Angeles

Photo Editorial by Susan Bernard Los Angeles

Photo Credits

R. Dietrich—ullstein bild/The Granger Collection. Pg. 11.

Collection of Keya Morgan, Lincolnimages.com. Pg. 19.

David Wills Collection. Pg. 89.

Photo Tom Kelley, Cartwright's Calendar. Pg. 101.

Photographer unknown. Pg. 121.

David Wills Collection. Pg. 173.

Bettmann/CORBIS. Pg. 175.

Bettmann/CORBIS. Pg. 175.

AP Photo. Pg. 176.

SNAP/Rex USA. Pg. 177.

Bettmann/CORBIS. Pg. 178.

Joshua Miller. Pg. 179.

Maurice Rinaldi. Pg. 197.

Pg. 70. expert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by Gustav Janouch, translated by Goronwy Rees,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copyright ©1968 by S. Fischer Verlag GMBH,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71 S. Fischer Verlag GMBH.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

Pg. 98. "The Madness" from Selected Poems, by Rainer Maria Rilke, translated by C. F. MacIntyre. (c) 1968 by C. F. MacIntyre.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露丝·布兰德·伯纳德（Ruth Brande Bernard）。

她同时也是我最贴心的朋友，

是她使得我们的生活处处散发着优雅的气息。



本书作者的母亲露丝·布兰德·伯纳德，照片大概摄于20世纪50年代

目 录

序言一	琳赛·洛翰	4
序言二	简·拉塞尔	6
自序	苏珊·伯纳德	9
悼词 1962年8月4日		14
第一章 白裙飞舞，1954年		18
第二章 诺玛·珍·多尔蒂，1946年至1948年		42
第三章 玛丽莲与约翰尼，1949年至1950年		74
第四章 声名远扬，1951年至1953年		96
第五章 谢幕的开始，好莱坞，1954年		142
第六章 最后的交谈，1956年		174
第七章 安魂曲，1962年至2012年		176
后记 遗产		196

左图：布鲁诺·伯纳德的自拍照，摄于1946年

后图：1999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题为《脱“影”而出》（*Fame after photography*）的影展，博物馆外墙上安装了60英尺高的白裙梦露巨幅海报



F A

AFTER PHOTO

Through October 5



E
NY

MoMA ▶

ENTR

序言一

多年以来，琳赛·洛翰一直致力于向公众传递玛丽莲·梦露这一光辉形象。她将其精髓融入到了2008年度《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的拍摄过程之中，并且还对摄影师伯特·斯特恩斯（Bert Sterns）所拍摄的那张戏谑照“最后的摆拍”进行了大胆创新。尽管在摄像机前一丝不挂的样子让她既羞涩又恐惧，但她还是坦率地表示：“这是莫大的荣幸。”琳赛从各个角度为玛丽莲构筑起了一座神坛。她所创建的时尚品牌“6126”（琳赛·洛翰推出的自创品牌，6126这个数字取自于她本人的偶像——玛丽莲·梦露的生日1926年6月1日。——译者注）也正是给心目中的女神献礼。不仅如此，我父亲的摄影作品，即那张白裙飞舞的照片，也被她风趣地开了一个玩笑。在2011年一部恶搞电影《地下喜剧》（*Underground Comedy*）中，白色裙裾随风飘扬，只见琳赛举起手枪，瞄准眼前的狗仔队准备射击，就好像他们全都是射击场的活靶子。

玛丽莲的那句名言——“每个人都是明星，均有资格焕发光芒”，连同几颗黄蓝绿各色星星一起，被琳赛·洛翰当作文身图案刺在了自己手腕内侧。从那以后，琳赛和玛丽莲两人便在冥冥之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我情不自禁地好奇，会不会是玛丽莲在天堂的某个地方，有意选择了琳赛来为自己做凡间的代言？我仿佛看见了她那飘逸的黄铜色头发，光彩照人的身形，听见她那独有的嗓音。

出演电影《天生一对》（*The Parent Trap*）的时候我年仅12岁。当时我将电影《飞瀑怒潮》（*Niagara*）看了一遍又一遍，并没有觉得那是一部黑色电影（风格晦暗悲观，道德观不明确。——译者注），只是感到它的格调略显昏暗，而且还十分煽情。在那部电影里面，玛丽莲身穿一件玫瑰色的紧身连衣裙，饰演一名长相姣好的“坏女孩”。那个角色相当强势，以至于使我早年下意识地认为那就是年轻女性应该具备的素质。我目睹了亲爱的母亲是如何同父亲过日子的。我的弟弟迈克尔，妹妹艾莉亚娜，以及最小的弟弟达科塔，连同我自己在内，所有人终年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我不得不夹在父亲和几个兄弟姐妹之间，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

那位人称“好莱坞之伯纳德”的摄影大师曾经这样说过：“玛丽莲能有今天的成就，皆因她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我不但能理解这句话，而且还对这句话非常认同。玛丽莲既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然而她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源于孩提时代，当年她透过孤儿院的窗户，望着雷电华公司的广告牌（RKO, Radio-Keith-Orpheum Pictures的缩写，雷电华电影公司。——译者注），暗自许下诺言：“世上有千万个女孩都像我一样，孤零零地做着明星梦。可是我并不太在意她们，因为我是其中最认真、最虔诚的一个。”

别人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打造我，就好像我在皮囊之下并无灵魂似的。玛丽莲也与我同命，她在镜头前塑造了一个金发性感尤物的形象，然而在私底下，她却判若两人。她既聪明，又会写诗歌，还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学习中去。她甚至还设想过要在未来某一天当上母亲。玛丽莲曾坦诚地表示过，她平时需要准备五个小时才能化身为“那个”玛丽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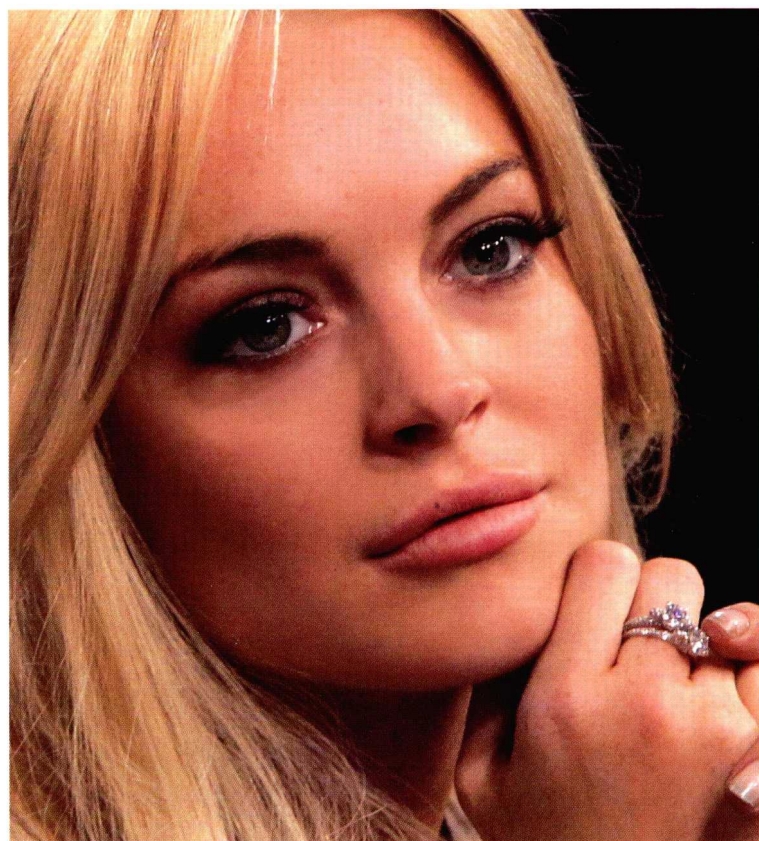
其实玛丽莲从来就没有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明星，这同样也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三岁那年就出道了，一开始只是拍摄一些广告而已。然而我总是想涉足电影界，渴望着自己能够在经典影片里担任角色。我以前总以为，影片中的明星可以在人们心中“长生不老”，可是如今的电影不同了，我不希望人们一想到我，就认为我是一个爱出风头、夜生活糜烂，而且还丑闻不断的家伙。说句老实话，当年父母只给我请了两年的家教，所以我并没有享受过正常的中学时光，也从未参加过学校的毕业舞会，更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在那段岁月里，我只是忙于拍戏，而且还犯下了不少人生错误。那些街头小报总是对我指手画脚、纠缠不休，就如同当年盯上玛丽莲一样。希斯·莱杰（Heath Ledger）曾经这样对我说：“他们把你捧上天的目的，就是要在将来把你摔下地，这便是他们真实的嘴脸。你所能做的就是同他们走着瞧，看看自己能否挺过去并且坚持到最后。”

当我和简·方达（Jane Fonda）一起拍完《乔治亚法则》（*Georgia Rule*）之后，我得知她是这样评价我的：“看看那些培养她的人以及她的人脉基础，她在这个世上年纪轻轻就显得有些孤单。不过她的天赋倒是非常过人的。”关于没有人脉基础这一点，简其实没有说错。

玛丽莲曾经说过她没有人脉基础，不过也表示自己在不断地努力。其实我和她一样也下过苦功，但是有时候情感的经营并不会像你期盼的那样顺利。那些街头小报不会轻易放过你，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你这个人在本质上到底是好是坏。如果你业绩突出而且品德高尚的话，谁还有兴趣打听你的消息？不过我还是相信自己是一名好演员。我很荣幸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就与不少德高望重的导演和演员合作。

当年玛丽莲作为一名演员，费了不少时日才被人重视起来。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毅然与福克斯制片公司解约，因为她希望得到更高的报酬、更好的剧本、更多的尊重以及导演的肯定。后来她最终成立了自己的玛丽莲电影制作公司。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女人来说，这真可谓是敢说又敢干。所以，玛丽莲并不是时代的牺牲品，她曾经拥有着权利。而5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因那些“伟大的电影作品”而深深地牢记着她。

——琳赛·洛翰



琳赛·洛翰，摄于2011年

序言二

2010年夏，简·拉塞尔光临花花公子庄园。在“仲夏夜之梦”派对上，她受到了众星捧月式的欢迎。简就坐于红木长桌的正中主位，一幅毕加索的珍品名作悬于堂上，四周围聚着好莱坞新一代的大小明星。他们摆弄着新潮的手机，毕恭毕敬地邀她合影。还有一些人则翘首盼望着，伺机抢坐到她身旁，同她闲聊一番，为的就是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好莱坞昔日明星的风采。简谈笑风生，机智幽默，眉宇之间无不透露出完美的风采。对于即将在伦敦举办的90岁庆生大会，她激动不已。

她依然容貌美丽，神情自若。她说：“小苏珊啊，我不习惯接受电话采访。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去读我的那本《简·拉塞尔：我的心路历程》（*Jane Russell: My Paths and My Detours*）好了。我已经把所有关于玛丽莲的评论都写在了那本书里。”我告诉她采访一定会顺顺利利的，随后我伸出胳膊，隔着紫色绸缎礼服，挽住了她柔弱的肩膀。我问她想起了哪些旧事，她毫不犹豫地立刻回答：“玛丽莲总是向我打听乔·迪马吉奥（Joe DiMaggio）的事情。她想知道，嫁给一名运动员会怎样，因为我的丈夫就是一名运动员。后来我告诉她说，‘你呀，以后一定会遇上不少男人的。’”话刚说完，简自己也笑了起来。随后，她好像有些精神恍惚。她摇了摇头，摆弄着只剩冰块的空酒杯，自言自语地说：“唉，玛丽莲啊玛丽莲，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玛丽莲有很强的求知欲，十分渴望自我提高与完善。我告诫玛丽莲，劝她一定要腾出时间来陪陪朋友，同他们一起读读书，吟吟诗，欣赏欣赏艺术。可是她显然做不到这一点，无法腾出业余时间。她感觉自己渐渐变为行尸走肉，一个人却只有半个魂。可是，即便和乔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没有把这些话吐露给他。我觉得倘若玛丽莲能够重返乔的身边，那么她的人生就不会那么孤单，也不会以那种悲惨的方式结束。

玛丽莲需要别人给予精神上的指导，因为她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身边没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可以依靠。我和三五好友曾经在自己家里举行礼拜活动，招募的对象都是演艺圈里的人，因为他们之中有些人不习惯前去陌生的教堂做礼拜。我也邀请过玛丽莲来参加，可是她觉得这种活动不太对她的口味。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领导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买下了《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的版权，并且让玛丽莲担任影片的主角。这是她平生第一部大电影。导演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还希望我能够出演多萝西（Dorothy），即罗莉拉（Lorelei，又译罗蕾莱）最要好的闺蜜。于是我们就开始与杰克·科尔（Jack Cole）、葛温·弗登（Gwen Verdon）一起排练舞蹈。杰克把舞蹈演员们都逼疯了，可是他对玛丽莲和我两人却十分地耐心。玛丽莲坚信福克斯的老板们会把自己当一回事儿的，所以等我下班离开之后，她仍旧继续练习

一到两个小时，而杰克也会陪着她一起练。我从来没见过哪名演员会像玛丽莲那样热衷于排练的，她似乎“不允许”自己感到疲惫，然而我却需要至少十个小时的睡眠才行。她同时还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从不马马虎虎放过去。其实杰克曾经说过，玛丽莲并不能从那段时间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他确实也理解玛丽莲内心的忐忑和不安。因此，我们都管她叫“洋娃娃”。

娜塔莎·利特斯（Natasha Lytess）是玛丽莲的戏剧表演教练，每天晚上都陪她一起排练。而在早上的时候，她又早早地先于我到达片场，再次同娜塔莎一起排练。后来娜塔莎开始在霍克斯的跟前指导玛丽莲，于是惹出了大麻烦，最后霍克斯把娜塔莎从片场赶了出去。从那以后，玛丽莲经常跑到化妆间里偷偷地哭。

尽管玛丽莲时刻都保持着完美的妆容，但她偏偏就是无法从化妆间里走出来。要知道谁也不敢让霍克斯干等！玛丽莲的化妆师——绰号“白先生”的那个人向我透露，她其实是害怕走出去面对霍克斯。然而当时每个人都在发牢骚：“她怎么还不出来？”于是我就赶到化妆间，对她说：“来吧，我漂亮的金发大小姐，快点出来呀！”玛丽莲抬起了头，那对蓝灰色的大眼珠闪烁着小女孩般的眼神，随后她用稚嫩的童声回答了一句：“好吧。”

我和玛丽莲两个人相处甚欢，她非常地害羞，又很甜美，而且比外人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当年的媒体竭力在我俩之间制造矛盾，

可是他们找错了对象。

玛丽莲问我是如何在演艺事业之余，还能经营好一个家庭并照顾好一群孩子。她对我说：“在我眼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解释说：“当我晚上外出的时候，就把摄影棚里的所有事务全部抛诸脑后。除此以外，我还聘请了一名能干的管家来打理屋子，还找来了一位厨子。当我回家时，自然就有大量的时间来关心家人了。玛丽莲，我的好妹妹，其实很多好莱坞的女人都是这么做的。”

后来玛丽莲从比弗利山庄酒店（Beverly Hills Hotel）搬了出去，住到了坐落在黑尼大道（Doheny Drive）上的自家公寓里。我对她的这一决定感到十分欣慰。我帮助她整理屋子，还告诉她说：“同自己的家具和摆设相伴，会给你一种心满意足的安全感。你应该在嫁给乔之前，先学会如何打理自己的家。每个女人都应当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那种酒店生活不是我们女人过的。”

我认为，玛丽莲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所谓的“性感尤物”之中鹤立鸡群，是因为她有着那种楚楚可人、含嘴即化的特质，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怜爱她。她激发了众人的保护欲，谁都想来照顾她、帮助她。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包括那些偏好成熟风格的人。在他们的“大人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到处都充满了挖苦式的玩笑，而且一个人的付出和回报也必须对等。虽然我本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但是玛丽莲却很容易受到伤害。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坏。她非常敏感，而她的未来又是如此的飘忽不定，犹如大海之中一叶孤舟。她很自然地会对此加以思索。

我记得当时恰逢全家人在海滩聚会，放假的天数也不少，因而大家都玩得很畅快。男人们不是在打猎就是在野外训练营地里，而我和小姐妹们带着孩子也在营地附近。大伙全部过来一起帮忙做事，很快就腾出了不少闲暇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开诚布公地讨论各自的问题，大家的态度都很诚恳坦白。我们咯吱咯吱地朝对方傻笑着，连孩子们也交到了朋友，还获得了一个球来玩耍。

当夜幕降临时，我们都去冲了澡。随后穿上长袖衣服，喝几杯小酒，听几首曲子，所有人都围聚在篝火旁聊天。当别人都去歇息时，我常常会坐在原地，望着对面的海水，睁着眼睛做“梦”。我看见一艘小船在地平线上闪闪发亮，而背后屋子里照射出来的灯光也播撒在荡漾的水波之上，似乎正在不断地翻滚而来。在那几年人来人往的喧嚣岁月里，这一段入夜之后的独处时光对我来说总是十分地重要。

曾有一夜，我想起了玛丽莲·梦露，真希望自己还有她的电话号码。因为我知道，像这么一个“互撕伤疤”、各自“取笑”的地方，正是她的理想去处。

第二天，我的先生罗伯特打猎回来。他对我说：“我从电台广

播里听到消息，玛丽莲·梦露去世了。”此时我们所有人都深深地震惊了。如果当初我们……如果当初我们……

50多年前，玛丽莲曾经告诉我说：“如果那些人待我不好，我就随时会走。”后来她真的走了。然而在银幕上、在布鲁诺的照片里，我们依然记得她甜美的样子、幽默的话语、耀人的风采。

——简·拉塞尔



简·拉塞尔，大约摄于1950年



伯纳德显然具有一双富于创造力的慧眼。他的人物摄影不是那种典型的好莱坞样式的照片。它们不同于乔治·赫里尔（George Hurrell）那种风格的个人写真照，不会像那种照片一样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或者包含了什么抽象的特质，而相片里的人物看起来也不会像是冷冰冰的雕塑那样。伯纳德自有一套，他能够把物体拍得活灵活现，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具备人的元素。当你瞧见他的照片时，不管是网球俱乐部（Racquet Club）的索尼娅·海妮（Sonja Henie），还是仙乐斯夜总会（Ciro's）的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你都会想要驻足欣赏一番。因为在被拍摄的物体和摄影机镜头之间，显然已经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伯纳德的作品恰恰就是蕴含了更丰富的信息、更醇厚的质感、更活泼的灵气。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卡罗尔·吉斯马利克（Carol Kismaric），发表于脱“影”而出影展

1999年，我抬头凝视着灰蓝色天空下的纽约高楼，望见现代艺术博物馆外面有父亲的作品——60英尺高的玛丽莲。它随风飘扬，好像要奔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那件白色露背裙系在脖颈后面，裙子像天使之翼那般左右摇摆。正如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曾评价过的那样：“梦想着终有一天，能够展翅翱翔。”她“放肆”地展现着自己的欢乐，白色的透明内裤泄露了春光，原来她身上的毛发并非全部金黄。

七月的下午闷热潮湿，我就站在那里，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我希望在时隔近50年之后，将父亲拍摄的那些玛丽莲作品公布于众。父亲当年记录并且敬佩那些二战以后的劳动妇女，她们勇敢地放下围裙，走出了自家的厨房。

此时我想起了同属于一个摄影专辑的另一幅作品。在那张相片里，玛丽莲用手压住裙摆，脸上露出愉悦可人的表情。她既迎合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清教主义的胃口，同时又对其进行嘲讽和揶揄。当时距离后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尚有二三十年的时间，那些家庭主妇们、公司文秘们、商店女员工们，全都目睹了玛丽莲的生活，从而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人生。

我的思绪猛然追溯到1937年，一下子回到那位27岁年轻小伙的身上。他是一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在远洋邮轮上，他手扶着铁栏杆，两眼热泪盈眶。他看见远方美国的海岸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像。她保佑着他，允诺他将来不再孤单，也不再贫穷。他来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身上只带了一个二手的禄莱福来（Rolleiflex）盒式相机。那是他11岁那年，母亲索菲娅在奥尔巴赫（Auerbach）孤儿院送给他的。（家境贫困无力抚养，暂时将他送入孤儿院生活。——译者注）他是地地道道的命运幸存者，快来拥抱美国梦吧。他经受了纳粹主义的折磨，品尝过丧失祖国、家庭和亲人的痛苦。他曾经身处在恐惧和惶恐之中，凭借着一腔复仇的热血，在基尔大学攻读了刑法学博士学位。这项荣誉在犹太年轻人之中可谓是百里挑一。“我会替那些饱受欺压的人们而战，为穷苦人和被遗忘的边缘人而奋斗。”他如此宣誓着。然而一个月之后，纽伦堡法案（纳粹德国于1935年颁布的反犹太法案，对犹太人的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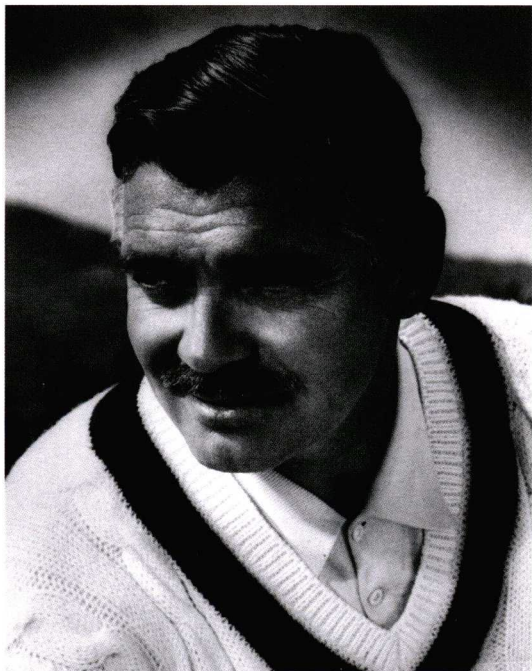
和婚配进行了诸多限制。——译者注）便禁止了犹太人从事律师这一职业。

作为一个地下犹太青年组织的头目，他成功地解救了数千名犹太人，将他们平安转移到了巴勒斯坦。他的大名赫然列于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之上，死神随时会来敲门。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逃往纽约热内卢之前，他躲藏了起来。就在那个历史性大逃亡的前夜，他悄悄地坐在乌法宫（Ufa Palace）影剧院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影片《旧金山》（*San Francisco*）里的主角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在地震和火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同志友谊深深地打动了自己。天空一片洋红，大火像南瓜般金黄，尸体被抛得到处都是，全都堆积掩埋了起来，滚滚浓烟也蹿入了苍穹；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发生了转变。他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完成了在伯克利（Berkeley）大学的学习；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安哈尔特（Anhalt）火车站的月台上那一股股白烟。羸弱的母亲竭尽全力地跟着火车奔跑，为的是用她那几乎半盲的眼睛来多看儿子一眼；他永远不会忘记，她边跑边喊的情景：“孩子，要照顾好自己。”而这句话也应当被铭记下来，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甜美的脸庞了。

玛丽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名副其实的人生幸存者。

父亲在学业和艺术之间两头奔命，待完成了伯克利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又一次调整了人生的走向。他毅然来到好莱坞，成为德国舞台剧“魔法师”马克思·莱恩哈特（Max Reinhardt）的弟子。由于无法加入导演工会，父亲就给好莱坞明星的孩子拍照，靠这种方法来挣钱。尽管出身低微、缺钱少粮，但他还是于1940年创建了自己的第一间暗房，地点就在所住公寓的地下室里。不久以后，他把工作室搬到了著名的日落大道（Sunset Strip）。“无人知晓伯纳德是谁，但人人都知道好莱坞。”父亲振振有词地说道。他还打造了自己的商标名号——“好莱坞之伯纳德”。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个响亮的招牌一直焕发着耀人的光辉。

人们常常称赞父亲为“人物摄影界的伦勃朗”（伦勃朗，17世纪荷兰画家，以人物肖像画闻名于世。——译者注）以及“画艳女



1952年，身在纽约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爾（Walter Winchell）看到了这张克拉克·盖博的照片，于是就给父亲冠以“摄影界的伦勃朗”之美名

的瓦格斯”（瓦格斯，即阿尔贝托·瓦格斯，20世纪秘鲁裔美国画家，擅长创作艳女招贴画。——译者注）。在所有这些天降美誉之中，有一项荣誉赐予了他最大的快乐，那就是“发掘玛丽莲·梦露的人”。他在诺玛·珍（Norma Jean，玛丽莲·梦露的原名。——译者注）的身上发掘出一种神秘的影像特质，它能将一个姿色尚佳的女孩转变成傲视群芳的梦幻女神。父亲对自己的这种能力引以为豪。人物摄影常被人描述成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然而话说回来，要不是诺玛·珍身上那种近乎疯狂的明星欲，以及她在摄影机前出类拔萃的镜头感，她也不会成为玛丽莲，同样也就不会踏入女神圣殿的光辉舞台了。

玛丽莲的性感元素降临于美国活跃景气的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一个信仰和恐惧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我当时还在读五年级，常喜欢躲在课桌底下，因为老师警告我们说核战争的灾难即将到来。1953年，《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将玛丽莲定为12月份的月度小姐并刊登出版，此举也成为了性解放运动的先声。后来接踵而至的，便是共产主义思潮和男性的性别焦虑现象。当初休·赫夫纳（Hugh Hefner，花花公子杂志创始人。——译者注）在一个机修车库里偶然看到了一张布朗比格罗（Brown&Bigelow）挂历，该挂历上有诺玛·珍的裸照。于是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具，用赚得的500美元买下了那张裸照的版权。就这样，诺玛成为了花花公子杂志中央插页部位的首位“邻家女孩”。其实当初玛丽莲为那幅挂历拍照时，她还是穷困潦倒的诺玛。赫夫纳一直梦想着在一本杂志里打造出美国男性的性爱梦想。50多年之后，他仍将自己的商业帝国归因于当年第一期杂志的开门红，这全部都要拜赐于他的金牌女郎——玛丽莲·梦露。然而事实上，他们两人从未真正见过面。



布鲁诺·伯纳德和插画教练阿尔贝托·瓦格斯为爱尔兰女演员麦卡拉（McCalla）作画。照片摄于1949年

我翻阅大量的照片和父亲的书面陈述，快速“扫描”了玛丽莲的人生。如同很多女人一样，我对玛丽莲这个人也很有共鸣。我和她显然有着相似的理想和抱负，我们也同样非常脆弱，都在躲避那些像小鬼一样纠缠不清的人和事。当我年仅17岁的时候，父亲就早早地发现了我的潜质，恰如他在1946年发掘了诺玛·珍一样。在1965年很偶然的一天，我陪父亲前往芝加哥出席一场《花花公子》杂志的编辑例会。就像十几年前的玛丽莲那样，我鼓励自己，决定不再对自己柔弱的女子天性感到羞愧，而当时那个年代还根本没有那种妇女解放运动赐予的自由。再后来，我顺理成章地被定为1966年12月份的月度小姐。如同当年顶着风险的玛丽莲，我也相信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具有智慧，也可以受人敬仰，而且同样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当我二十出头以后，我既成为了一名演员，又领导着一家属于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虽然我和玛丽莲一样都过着断断续续的感情生活，但是我和恋人杰森·米勒（Jason Miller）还是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就如同玛丽莲和她的恋人乔·迪马吉奥一样。有意思的是，玛丽莲的第二任丈夫和我的恋人一样，都是拿过普利策奖的编剧，而且他们都姓“米勒”。

可悲的是，玛丽莲其实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庭。然而我和母亲却亲如姐妹，父亲也非常宠我。另外，我自己还育有孩子，而这正是玛丽莲梦寐以求的。我心想，要是没有这些基础的话，我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会不会已经掉在好莱坞哪口井里游不上来？如今我更深切地领会到了父亲的那句话：“玛丽莲能有今天的日子，皆因她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从前，玛丽莲曾对父亲直言不讳地说：

“我非常乐意去拍那些不容易通过审查的作品。那个反共的‘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

tee，众议院成立的机构，因镇压工人运动而声名狼藉。——译者注）和影业协会的审查制度都应该见鬼去。”

玛丽莲的传奇曾经激励了很多，也让不少人自惭形秽，还有些人则对她无法理解。时至今日，玛丽莲已去世50年，然而她的形象比生前更加玲珑活泼了。她的传奇在众人的手中历久弥新，追星粉丝们、历史学家们、小说作家们，全都一边挖掘一边推测；电影制片人、几任前夫、摄影师们，他们都自以为一手掌握了“最真实的玛丽莲”；传记作家们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名天使，然而始终无法得到真相。他们给玛丽莲的死亡编织了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似乎他们每个人都知道玛丽莲的秘密，而且还都是她的“贴心挚友”。

她久久地留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摇摆于他人臆造的历史和记忆里，她身上的那些不解之谜总是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然而父亲留下的玛丽莲照片却重新回来了，我要把这份“真相”好好地保存起来。

父亲于1987年去世，后来我成立了“好莱坞之伯纳德”出版公司，并且将他的遗产——那些摄影作品展示给社会公众，同时还进行出版和发行。令人惊讶的是，此举也同样揭开了玛丽莲留给世人的遗产，因为她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正如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美国著名女摄影师。——译者注）的女儿艾米对我表示的那样：“这既是一份恩赐，又是一个魔咒。”

对我而言，玛丽莲如同一位隐形的天使，已然我家的一分子。无论我走到哪里，她好像都一直陪在我身旁。当我被失败击倒时，她会用心地鼓励我，使我重新振作起来。然而，玛丽莲的传奇也让我遭遇了超乎想象的艰苦斗争。我曾经踏上过联邦法院的台阶，勇敢地保卫玛丽莲和父亲的作品版权，最终赢得了官司。

这些照片起初似乎一文不值，可后来却一下子变成了摇钱树。在德国汉堡的一个地窖里，总共发现了2500多张照片，它们远渡重洋，来到了我的门前。这些照片没有原先工作室的签名，它们有的展出于高端大气的画廊，有的却辗转于大大小小的咖啡屋，流落在张三李四的手上，最后以三五小钱贱卖掉。而在网络上，这些照片被人复制、修改，像猎犬一样到处乱窜。尽管如此，这些照片最终总能够物归原主。

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再一次追溯玛丽莲和父亲的生平历史。在一大堆按字母排列的档案盒里，我仔细筛选信息，并捕捉到了她人生中那一个个关键的时刻。

那些盒子上盖满了8×10大小的版权印章，还有打印好的附在盒子背面的说明文字。那些原始底片和复制的底片、中间底片、幻灯片、校样、相版等，都藏在黄色的照片封套里，封套的外面还有父亲潦草的笔迹。我孜孜不倦地试图寻找那所谓的“重大发现”，如未公布的私密照片。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只找到一段未公开的剪辑镜头，或是在手稿中发现蛛丝马迹，那也是不小的成绩。我和助手帕特里夏（Patricia）一起在网上仔细调查成千上万张由照相馆授权出去的玛丽莲照片，搜索并找出其中用于非法用途的情况。那些文

件盒以前未被开封过，里面塞满了年代已久的欧洲报纸杂志，还有划过线的复印纸文章、打印过的葱皮纸，以及字迹模糊的德文字条。这些盒子堆积在一起，足足有到房顶那么高。我们将这些东西一一检查，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答案找出来，以便更好地理解父亲。为什么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一边同癌症和死亡作斗争，一边却对玛丽莲被害的论调念念不忘？

他写信给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曾任司法部长。——译者注）的律师约翰·贝茨（John Bates），按他的说法，玛丽莲就好像是一个“失败者、穷困者、被抛弃者”。其实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位毫无自卫能力的玛丽莲小姐。关于这一点，父亲的话说得明明白白：

“基于我对玛丽莲多年的认识，再加上我对几位当事人后辈的了解，我认为玛丽莲不是被人密谋杀害的。凶手既不是肯尼迪家族的人，也不是黑手党的杀手，更不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工，这些统统都是哗众取宠的无谓猜测罢了。”

“倘若我没有完成此生的事业，那么我的女儿苏珊·伯纳德将会接替我来完成。”

他从心理学层面理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把自杀的动机罗列了一遍，还清点玛丽莲流产的次数，列示了她吸食过的处方药。他还前往加州诺沃克（Norwalk）精神病院去调查玛丽莲的母亲，还有同样也死在那里的外婆，另外还考量了那几次失败的婚姻。最后，他总结道：

“诺玛·珍是一步一步慢慢地‘杀死’了玛丽莲。”

“说得更加具体一些，她身上好的一面——诺玛·珍，已经再也无法同‘恶魔’玛丽莲共处下去了。其实，切中要害的心理分析比验尸官的解剖刀还要锋利得多，它能深入到这种自杀行为的根基。玛丽莲毕生追求的明星梦是以其他七情六欲为代价的，它在美



玛丽莲、乔·迪马吉奥、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爾在宽银幕电影一周年纪念会上，拍摄时间为1954年



Bernard
of
Hollywood
and BERNARD SPRINGS



德的土壤上培育出了一个恶魔。她自告奋勇地在最后那部影片里裸体出境，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至于那部最终也未完成的影片，其名字也颇具凶兆：《濒于崩溃》（*Something's Got to Give*）。在她自己看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在个人名誉如日中天之时，她却还是像刚出道那样，仅仅只是一名‘光屁股’美人。事实上，尽管她勇敢地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纵然她极力摆脱那个被电影大佬们强加而来的性感花瓶形象，可是她最终还是堕落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当玛丽莲从镁光灯的浮华泥沼里游上来时，诺玛·珍又再一次永远地将她拽了下去。”

玛丽莲和父亲两个人都曾站在命运的悬崖上，险些掉入万丈深渊。而厄运的魔鬼却总是如影随形，使得父亲始终无法彻底摆脱。在我看来，这就是两位艺术家在冥冥之中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尽管痛苦和忧伤挥之不去，然而父亲还是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编织最终的命运归宿。而他心爱的玛丽莲在几十年前也是如此，这绝非是偶然的。正如他日记中所写：

“她选择在那个特殊的日子走向死亡，与其说是有意为之，倒不如说是一场偶然。她在最后几通求救电话里表现得歇斯底里，和对方交流得很不愉快，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援助。于是她为了麻醉自己内心的痛苦，喝下了很多的酒，又服用了过量的戊巴比妥安眠药。”

在父亲未写完的手稿当中，我发现了某些证据可以证明我的想法，他俩的人生轨迹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编写这本画册的目的就是要把诺玛·珍转变为玛丽莲的过程记录下来，同时整理展示父亲所拍摄的那些封存于时光、永驻于脑海的作品。“摄影师”这个词在古希腊语的词源当中即是“光和影的作者”之意。我用笔和镜头来创作这本影像文集，用光和影来讴歌玛丽莲五十年经久不衰的魅力。

——苏珊·伯纳德



R. Dietrich — ullstein bild/The Granger Collection

左图：坐落于日落大道的“好莱坞之伯纳德”工作室，门店玻璃招牌内镶着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美国国宝级男演员，《罗马假日》男主角，奥斯卡影帝。——译者注）的海报，时间为1947年

上图：1982年在慕尼黑展出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丝网印刷作品，一名游客在展厅里蹲坐，面对着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玛丽莲·梦露、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肯尼迪总统之妻。——译者注）的画像，却唯独被玛丽莲·梦露深深吸引